

人文齐鲁

老济南的榆树钱和刺槐花

榆树钱和刺槐花,在我的印象中是每到春暖花开时节,几乎老济南家家户户都能享受到的别具风味的美食。

□张善善

儿时记忆中的大明湖,没有堤堰和护栏,也没有大门。四周是长满青草的斜坡,其间种有杨树、柳树、榆树和刺槐。

儿时我家住在芙蓉街,大明湖是与玩伴们经常去的地方,春暖花开时节,杨柳吐绿,刺槐萌叶,唯独那高大的榆树会应时生出串串榆树钱,挂满枝头,头一天你看着榆树枝上刚有一个绿豆粒般大的芽苞出现,经过一夜的春风吹拂,次日就会展开那淡黄色的嫩榆树钱,这是我们这些玩伴们最兴奋的时刻,因为那鲜嫩的榆树钱,能让我们大饱口福。

从家里带上布口袋或者小竹篮,系在腰间,别管多么高大的榆树,像个顽猴一般,都能噌噌噌地爬上去,找个比较粗大的树枝

坐稳后,先伸手撸下几把榆树钱塞进嘴里大嚼起来,那味道是满口软绵绵的甜,吃起来有滋有味,因为榆树钱挂树的时间短,完全用不着担心被污染。当我们这些小伙伴们吃够了,布口袋或竹篮里也装满了,下得树来跑回家去,把榆树钱倒在竹筐或者大盆里,必然会受到家长的称赞。

那嫩生生的榆树钱掺上小米面、玉米面或者杂合面,稍微再加入一点清水,蒸窝窝头或者贴饼子都非常好吃。在那个时候,非但是城市平民百姓的一顿美餐,即便是有权有势的人家或者商家富户也会应时尝个鲜。不过,他们所吃的榆树钱,并不是那些少爷小姐们爬到树上撸来的,因为到那个时候,就会有乡下来的孩子们沿街叫卖榆树钱。有的孩子会选一枝开满串

串簇簇榆树钱的枝头,折下来后带回家去,插在门框或者墙上,借其“余钱”的谐音,以祈给家中带来有余钱的好运。

再说刺槐花。刺槐是自胶济铁路开通之后,由德国人引种进来的,所以济南人叫它“洋槐树”,这种树长不高,枝杈很多,且枝头生满利刺,那树干也是歪七扭八,不能成材。可是在天刚刚暖和之后,那串串乳白色的刺槐花挂满枝头,幽香四溢。这种刺槐的花也可以撸下来生吃,若带回家去掺上豆豉做槐花糕吃,吃到嘴里,那甜丝丝的香更是别有一番滋味。比较讲究的人家,会打上几个鸡蛋,锅底放入少许的油,将豆豉糕炒一炒,爱喝几口的用来佐酒,那更是别具风味。刺槐花用来煮粥或做鸡蛋汤,口味更是别具一格。

榆树钱和刺槐花都非常好吃,只是开得时间较短,吃的时候一定要趁刚刚开放时采摘,若过几天变老了,吃起来就没有味道了。记得儿时的大明湖畔,长了不少刺槐树,许多枝头大人们伸手可及,即便是我们这些小孩子,稍微跳一跳,或者用个带钩的竿子拉下枝头来采摘,既可带给家里美食,也是一种健身的游戏。

榆树钱和刺槐花,在我的印象中是每到春暖花开时节,几乎老济南家家户户都能享受到的别具风味的美食。在那个时候,人们尚不懂得其中的营养价值,只是赶个时节尝个鲜而已。如今想来,榆树钱和刺槐花里,必然含有人们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别管生吃或者熟吃,对人体都是大有益处的。

开春第一海鲜



□张荣起

每当樱桃上市时,总会看到漂亮的礼品盒上,写着“春果第一枝”的广告语。在没有大棚种植的年代,樱桃因为是开春后上市最早的水果,所以赢得了如此领先的美誉,每当此时,我就会想到老家上市最早的海鲜——面条鱼,也应给它个“开春第一鲜”的称誉。

我的老家是胶东半岛南端的渔乡,童年时代就耳闻目睹了父老乡亲打鱼的情景。那时打鱼工具落后,通常采用的有拉薄网、打远网及下挂子网三种渔业形式。拉薄网和打远网都需等到过了谷雨水温上升、百鱼上岸才下海,唯有挂子网,春节前就打板,做好下一根根长竹竿打进汹涌澎湃的海水里,我一向是不清楚的,只知道所用的网,密得像蚊帐布,织成喇叭形的长袋子,打捞的对象主要是小得像蚊子一样的蝼子虾。春节后,一出正月十五,就可以吃上他们收获的首批海鲜。不过,那时我家没有出海的人,每次吃的海鲜,都是外祖父和姑家提供,从早期送的海鲜来看,总是面条鱼。至今我也没弄明白,这种鱼是单独入网的,还是从蝼子虾里拣出来的。只记得面条鱼的个头短不盈寸,长不及三寸,鱼身软软的,呈透明状,只有两只眼睛和几行小点,引人注目。之所以称为面条鱼,就是因为盛在盆子里,与堆放着的白面条无异。用它炖豆腐,勾鸡蛋、纯煮,不论是什么吃法,都鲜美无比。

被称为桃花虾的上乘早期海鲜,也是过了谷雨,薄网、远网开渔后才能上市,所以,讲起开春后的第一鲜,唯有面条鱼独占鳌头。

离家几十年了,吃过不知多少海味,但能敌过面条鱼那样开春第一鲜的,还真没曾有过。面条鱼是家乡的俗称,不知学名怎么称呼,最近上网一查,才知叫银鱼,在当地能见到的银鱼,全称是“长江间银鱼”,《本草纲目》给出这样的定义:“长江间银鱼又称短吻间银鱼,属鲢形目,银鱼科,间银鱼属。俗称:面鱼,面条鱼,鲢残鱼。”有资料载:长江间银鱼,属鲢形目一年生小型鱼类,在分类上属银鱼科,共8属22种,分布在亚洲东部的日本、朝鲜、越南及中国,尤以我国种类最多。在这22种银鱼中,经济价值较高和适于移植的种类首推长江间银鱼和大湖新银鱼。长江间银鱼主要分布于东海、黄海、渤海沿海及长江、淮河中下游河道和湖泊水库,属河口性鱼类。

我小时候吃的就是这种银鱼了。

春天,不仅给人带来满眼新绿、繁花似锦的美景,更带来野菜、香椿芽、榆树钱、槐花这些时令美味;那越来越暖的春风还督促着勤劳的人们种瓜点豆,撒下希望,本期人文齐鲁,让我们跟随几位老人的记忆去体味春天的美好……



谷雨前后 种瓜点豆

谷雨谷雨,有谷有雨,谷米做饭,雨水当饮,有吃有喝,岂不快乐?

□纪慎言

如果说清明令人肃穆思亲的话,那么它之后的谷雨就叫人温馨快乐了。试想,谷雨谷雨,有谷有雨,谷米做饭,雨水当饮,有吃有喝,岂不快乐?

历代官家、文人关注谷雨大多是关注谷雨时节采摘的新茶。北宋隐逸诗人林和靖在其《尝茶次寄越僧灵皎》中就有关于茶的诗句:“白云峰下两枪新,腻绿长鲜谷雨春。”清代乾隆皇帝更有《采茶歌》传世:“……嫩英新芽细拨挑,趁忙谷雨临明朝;雨前价贵雨后贱,民艰触目陈鸣镝……”清官文人郑板桥也有诗

曰:“不风不雨正晴和,翠竹亭亭好节柯。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几枝新叶萧萧竹,数笔横横淡淡山。正好清明连谷雨,一杯香茗坐其间。”

谷雨,顾名思义,即播谷降雨的意思。每年公历4月19日~21日太阳北移至黄经30°时为谷雨。此时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正是播种和移栽的大好时机。其实老百姓也爱喝茶,但是他们更关注吃饭。所以就有了“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的农谚。他们得忙着种粮种菜,先解决一日三餐不饿,再考虑品茗的滋润。

小时候在鲁北农村老家,我

就非常喜欢这个“谷雨前后,种瓜点豆”时令及劳动。在这个充满生机的时节里,太阳暖暖地照着,煦风轻轻地吹着,杜鹃美美地叫着,人们乐乐地忙着……一切都是那么温馨,那么恬静。

我爷爷是个种瓜把式。每年都要在自己可以支配的土地上种上一亩左右的甜瓜、香瓜、菜瓜和脆瓜。不上学的时候,我就跟爷爷去地里种瓜。那地让爷爷整理得如村头池塘里的水一样平坦如镜,爷爷先用瓜铲挖个小坑,我就用小手往那坑里放几粒早选好的瓜子,然后每个坑里都用茶壶浇上点凉水,最后由爷爷轻轻地用双手捧土将小坑填平,

再堆起个鱼背样的小丘来拍打成型。等种完瓜后回头一看,嗬,那一个个的土丘就好像满地趴着的“小刺猬”!

种完瓜后的点豆并不是播种大豆之类的粮食作物,而是在瓜地的边缘或畦埂上点播菜豆角种子。这样,长出来的豆角秧以及后来为它扎起来的秫秸架子就成了瓜地的自然篱笆和围墙;到了夏天大地上甜瓜将熟的时候,那豆角也嘀里嘟噜地可以摘回家做菜了。

如今的谷雨时节,老家人种瓜点豆的不多了。在城里人关注香椿价钱的时候,乡下人则要积极准备着“枣芽发,种棉花”了。

民国县长与洋槐树

像涂县长那样实实在在地为一方黎民百姓办点实事,在百年以后还能称为官一方的人民群众想着那么一件栽树的事情,我看就不错了。

□邵勇胜

洋槐树,家乡叫棒树,民国初年,老高苑县有一位县长叫涂少光,此县长的名字我在“高青文史资料”上曾看到过,再查找时,怎么也找不到了,实在惋惜。涂县长在任期间,看到当地群众每到春天,扶老携幼外出讨饭的太多,因为那是个青黄不接的时期,想吃点树叶草根都有困难。

涂县长便召集约长(相当于现在的乡长)议事,建议把他家乡的棒树移植到老高苑县(现高青县)境内。因为棒树开花和长叶几乎是同一个时期,棒花和棒叶都是度荒的上好食物,而时间又是寸草不长的荒漠季节。再讲,棒树极易繁殖,有土有水便

长,只要种上一棵,其根系在季节适宜的春季会自然钻出,是一种速生树,一种极易生长的树。它的树干挺拔,木质坚硬,那时家乡多系平顶房,棒树是上等的梁檩用材。在制作农用工具时,其木质耐用,仅次于家槐。

涂县长家居何方何地,若费点时间和精力还是能查找到的,但我写此小文章主要是留下点资料供同代人或后人研究时作点参考,并非史志,因而有些细末末节的问题也就省略了。

祖父曾告诉我说:当时大邵村曾分了八棵棒树。记得祖父讲说此事时,情绪很激动,极力赞扬涂县长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一位好官,看到棒树就想起那位父母官云云。

祖父所讲的内容,并没有多少记忆,他所讲的涂县长,跳到脑子里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秃”字,当时我想,怎么“秃”字也入了百家姓呀,在看到史志后,才知道涂县长的真实姓氏。

分树时,很可能是七爷当约长,因为我清楚地记得,七爷盛草的院子里有一棵,还有我同伴瑞珠的叔父院门口也有一棵,同伴的那位叔父是村子里的负责人之一。其余6棵的得主不甚了了。那两棵大棒树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因为在博兴县修建铁路,才被征用去做了枕木,为大跃进无偿地作了贡献。

大邵村有一圈土围子,棒树好像喜欢土质松软,又宜早不宜涝,土围子是它再好不过的生长

场所。土围子上长满了层层、茂密的棒树,若在初春季节,棒花盛开的时候,整个村庄便泡润在花的海洋里,甜滋滋的花香,灌满了村内各家各户的角落。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神往的。我曾写过一篇散文叫《洋槐记事》也是有关这方面的内容。

现在大兴什么政绩工程,就是说为官一任,总得给一方百姓留下点什么。这样的想法是好的,有些官员也确实做得不错,但走了味,跑了调,心口不一做表面文章的也大有人在。像涂县长那样实实在在地为一方黎民百姓办点实事,在百年以后还能称为官一方的人民群众想着那么一件栽树的事情,我看就不错了。